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玖輯·貳拾壹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清〕俞長城撰

俞寧世文集四卷

清康熙刻本

玖輯・貳拾壹冊目錄

俞寧世文集四卷

〔清〕俞長城撰

一

紫瓊巖詩鈔三卷

〔清〕允禧撰

一一三

紫瓊巖詩鈔續刻一卷

〔清〕允禧撰

一四九

稽古齋全集八卷

〔清〕弘晝撰

一七七

明善堂詩集十一卷

〔清〕弘曉撰

四三三

班餘剪燭集十四卷

〔清〕納蘭常安撰

五三一

張思齋示孫編六卷續編一卷

〔清〕張廷瑑撰

七〇三

〔清〕俞長城撰

俞寧世文集四卷

清康熙刻本

太史俞寧世著

可儀堂古文集

俞寧世文集目錄

卷之一

鳳凰翔於千仞賦

春雨賦

秋月賦

商以士玉俞名對

御克論

晏嬰論

燕太子平論

俞寧世文集

范增論

樊噲論

平勃誅諸呂論

王珪魏徵論

宋太宗論

明景帝論

太極圖贊

太極太虛同異

王靜王敬同異

誠通誠復說

天人四府說

讀悅命

讀金縢

宰相箴

嘉靖大禮辨

放桐辨

踐祚辨

叩馬辨

俞寧世文集

卷之一

坐懷辨

五經去禮記議

四賢議

十哲議

俞寧世文集卷之一

鳳凰翔於千仞賦

以高飛

鳳凰翔於千仞賦

鳳凰翔於千仞賦

神哉鳳也。四靈之族。三代所希。九苞成實。五采為衣。

虎變兮。為炳為蔚。龍見兮。可躍可飛。體協興衰之兆。

明通治亂之機。其名則著。其象則遠。來兮無時。去兮

不反。梧桐為宅。竹實為飯。鳴周郊兮。協鼓鐘。舞虞庭

兮。燦龍袞。乃若朝陽既啟。秋風漸高。啣木中之詔。協

池上之毛。望長空兮。俯仰指衢路兮。游翔。譬猶西伯

之鳥。合八百侯於舟楫。北溟之鳥。涉九萬里於波濤。

俞寧世文集

卷之一

鳳

迹絕地軸。氣霽天表。夜雲漢兮。昭回。晝日月兮。光皎。

下山陵兮。迢隔。上烟雨兮。縹緲。素志孤齋。中情不授。

辭丹穴。謝瓊枝。薄蒼旻。凌險巖。獨立而井懼。長往而

無疑。聲徹兮。音能中。呂。翩颺兮。羽可為儀。且又隨勢

而還。見色斯舉。去雷有常。動靜無所。歛鷦鷯之文采。

寧畏網羅。慎鸚鵡之語言。奚憂鼎俎。故鷹鷂難與羣。

而燕雀莫敢侶。彼夫達人知命。智士離塵。來賁兮。當

乎盛世。呈瑞兮。俟乎聖人。外文內質。履義戴仁。非弋

射之能。致豈樊籠之可馴。止也甚難。飛也甚適。無擇

乎五章無慕乎九鼎苟今是而昨非寧人醉而我醒
所以笑處堂之無知而嘆擇木之莫並者也

命室其文集卷之一

春雨賦

太昊司辰兮勾芒始盛。三陽泰來兮一元轉令。嚴寒
節遷兮春和序正。羣卉向榮兮洪鈞流慶。爾乃谷風
解凍。蟄雷發聲。衆葉挺質。品物懷情。天含和而下沛。
地鬱勃而上迎。日耀虛而方旦。月離畢而旋行。雲紛
紜以密布。雨淅瀝以漸傾。其爲狀也。以經以緯。若疎
若稠。將興復止。欲去還留。聲緩轉兮。聞息色陰。曠今
綢繆性輕盈兮。善墜體圓映兮。常流氣溫和不迫。
形散漫兮。未收於是。太液通波。甘泉以漬。千里息塵。
奇軍世來集卷之一
萬輦駐輻。山接雲兮。無巔水連。天兮。靡陸。烟擁樹兮。
迷村草。隨風兮。掩谷。魚適機兮。出鱗。鳥憚飛兮。思宿。
盈壘灌漑。沛然蓬萊甘醴。下九霄。綠雷承隅。燦乎海。
若明珠。傾萬斛。花帶澤以徘徊兮。美女含愁。樹憑虛。
以嘯傲兮。高人新沐。望慰舉趾之農。恩被向陽之木。
所以降桑田而稱靈序。時令兮。名穀當斯時也。則有
閨中寂寞。陌上流連。良人萬里。之子一天。雨音凄切。
雨意纏綿。羅裾微濕。角枕空懸。捲珠簾兮。欲泣上翠。
樓兮。自憐。乃若瞻念良川。永懷知己。春服方新。春酒。

既。旨。風。雨。淒。其。鷄。鳴。不。已。高。山。流。水。今。獨。知。白。雪。陽。
春。今。誰。擬。白。日。思。臥。中。宵。欲。起。孰。有。如。棲。遲。旅。舍。展。
轉。故。鄉。靈。根。夙。貫。道。路。阻。長。望。關。山。今。極。目。瞻。丘。隴。
今。斷。腸。感。雨。露。之。既。降。如。日。月。之。方。將。爲。王。命。今。靡。
盪。展。于。職。今。不。遑。執。書。器。今。休。惕。撫。枯。樅。今。徬。徨。曙。
景物。今。代。謝。聊。咏。歌。今。自。傷。

秋月賦

惟太陰之素質。翳大造之精瑩。不覩而圓兮。不澄而
清。不繁而懸兮。不推而行。附陽光兮。掩映。循時序兮。
虧盈。雖值夜而常照。亦至秋而倍明。吁嗟乎。悲哉。秋
也。色淒以愴。景蕭以索。氣霽天表。聲藏地宅。河漢秋
高。江湖秋白。涼風秋清。浮霞秋闕。秋樹落庭。秋蛩吟
壁。故傷秋者。萬象俱凋。而玩月者。百端皆集。若夫其
寒也。如水。雪之結其光也。如劍。鋒之旋。載生兮。如鈞。
斯釣。半輪兮。如弓。斯絃。焜耀兮。銀盤之設。燦爛兮。金
鏡之懸。秋露淒其兮。湘妃泣竹。秋葉飄然兮。潘后步
蓮。卿雲燭兮。高唐神出於山岫。銀河逼兮。若邪女浣
於溪。邊綠珠將墜兮。輕身樓下。飛燕憑空兮。獨倚。拈
前且是月也。千里雖同。而三時各異。爾乃流火戒序。
尚威示威。魚龍寂寞。草木摧靡。哀砧激楚。紈扇何依。
燦錦章兮。隱見望鵲橋兮。是非若丹桂生芳。朱萼
變色。歸雁長鳴。舞鶴奮翼。蟾影兮。若真兔形兮。不匿。
明微。九秋。曄照八域。有如金天易令。玉露催寒。楓凋
郊野。水涸溪灘。秋聲唧唧。月色團團。視農菊兮。跋扈。

把茱萸。今細看。當其星啟清宵。燈傳薄暮。入戶連環。
橫天練素。簾捲淡圍舟。行古渡。懷之。于今倚樓念故。
鄉。今獨步。俄而圓。靈漸微。清夜方長。歌臺罷曲。舞榭。
更裳。傷心。蕭瑟。極目蒼茫。觀太虛。今慘淡。當此夕。今。
徜徉。迨至影轉迴檣。光移曲徑。城上烏啼。江間波定。
空山寂寂。今風送晨鐘。長路迢迢。今霜催早。乘微秋。
興之方淡。驚殘夢之欲醒。是故月之爲用也。一秋三。
序。序易則悲。一夜三候。候易則思。明晦無度。升沉有。
時。征夫迴首。今良友懷私。美人斷腸。今士竭辭。彼。
命筆世文集 卷之一

春夏之炯炯兮。鬱而不舒。亦嚴冬之娟娟兮。哀而不。
起。未若茲秋分。氣得其平。景難爲擬。樂者以憂。今悲。
者以喜。懷抱由人。今歌嘯惟已。筆不能宣。情莫能已。
既仰觀乎蒼穹。庶有得乎微旨。

商以十干命名對

或問于余曰。蓋聞命名者。不以日月子諱其父。孫諱。
其祖。今商以干名。使祖孫父子相襲。此何義也。余對。
曰。此謚也。非名也。謚之法。始于夏。備于周。商較夏爲。
詳。較周爲簡。以十干取焉。曰以十干取。有說乎。對曰。
其說不得而考。可以意擬也。甲乙主仁。生象也。庚辛。
主義。殺象也。丙丁。文明也。壬癸。流通也。戊己。中正。
也。太甲守成。祖甲遜國。故謚甲盤庚。斷于遷。故謚庚。
武王勤于學。故謚丁太戊中興。故謚戊紂爲暴。而焚。
祿父畔而誅。皆近殺。故紂謚辛。祿父謚庚。其餘二十。
餘王。事雖不傳。可以推之。曰。稱太稱祖。稱武稱盤。
何也。對曰。高而能降。曰太。絕而能續。曰祖。武功也。
盤桓盤錯。乃稱曰盤。此皆謚之上。冠一字以美之也。
其有以長幼之次序者。仲壬小乙是也。有美謚而尊。
其稱者。帝乙也。有惡謚而暴其名者。受辛也。曰祖乙。
中興主也。武乙射天而誅者也。皆謚以乙。何也。對曰。
謚有取其合以嘉之者。有取其反以愧之者。盤庚。義。
謚曰庚。武庚。不義。亦謚曰庚。則知祖乙。仁。謚曰乙。武。

乙、不、仁、亦、可、謚、曰、乙、曰、太、丁、未、立、亦、謚、以、丁、何、也、對、曰、漢、戾、太、子、未、立、謚、戾、明、懿、文、太、子、未、立、謚、懿、文、然、則、太、丁、謚、丁、奚、不、可、曰、十、千、爲、謚、固、矣、復、加、一、字、以、輕、重、之、又、有、太、宗、中、宗、高、宗、之、名、何、也、對、曰、祖、有、功、宗、有、德、殷、三、宗、猶、文、武、之、世、室、漢、之、七、制、也、而、後、世、夫、人、稱、宗、濫、矣、曰、子、謂、謚、始、于、夏、信、乎、對、曰、太、康、仲、康、兄、弟、也、少、康、仲、康、之、孫、也、祖、孫、同、列、謂、非、謚、可、乎、

御克論

御克相晉威行天下敗齊師于鞏諸侯入朝克死錡
雖至繼用族大而權重樂書等譖之晉侯殺三卿遂
滅卻氏俞子曰大臣不可以有私私昭則禍必侈卻
克以人臣之位立危亂之國而自徇其私此卻之
所以亡也古之伐國者禁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
于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
小故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是故告於天子尊王命
也趙於諸侯申伯討也鍾鼓震鐸誅亂臣也盟誓約
結恤與國也另有率七百乘之師舉六卿之衆合三
國之兵迫強齊之境辱人之君質人之母掠人之地
責人之器爲權臣雪一笑之耻者哉設不幸而師徒
捷敗克其何以復晉君也克則已矣若社稷何耳是
也也以倖而勝也臨淄之民不下二十萬晉以孤軍
深入未見其必克也而魯衛又皆烏合一戰不待易
獸散耳然而晉之勝也馬逸故也齊之敗也總社故
也勝敗之數不係於戰豈齊侯驕恣而天以此敵之
歟抑實以驕卻氏而厚其毒也齊侯歸七年不飲酒

不食肉。晉侯令魯衛反其侵地。然後知向之責齊實爲已甚。而奸人不勝忿忿以微倖於一戰。賈禍於鄰國者。非爲國家計也。蓋至是而疑克之心萌矣。然則縱非三卿卻氏亦必亡。夫樂懷子仁而好施。晉賢臣也。徒以父蟹汰侈之故。不得其終。彼汰侈已足以滅其族。雖賢子孫勿能救也。况徇私賈禍乎。而三卿省又效而甚焉。厲公之疑至也。猶景公之疑克也。克不難以私怨而伐齊國。則至何難以私恩而釋楚君至之死。克恥之也。晉君之疑卻氏蓋已久矣。固不待樂命軍世文集卷之一御

書長魚矯之議其後也。范武子退朝。謂文子曰。卻子之怒甚矣。不逞諸齊必發諸晉國。余將致政焉。無以內易外也。由此觀之意。克必有狠悖背逆之心。自肆於君相之前而不顧。而武子有以寬其微也。惟景公寬厚仁慈。故容而不誅。而又使得專政以行其志。彼厲公者。焉能忍之。夫人臣不誦君國不辨理義不勝忿忿以自徇其私。以微倖於一戰。以賈禍於鄰國。而幸以隕其宗。非社稷之臣。虛杞問郭子儀病。子儀悉屏姬妾。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得志。

吾族無遺類矣。杞小人不足論。獨奈何克爲晉名臣而不勝小忿若此也。

晏嬰論

人臣若晏嬰者可不謂鄉愿之尤哉太史公曰嬰事
靈公莊公景公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
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凡嬰生平中立遠委
蛇逢世而貌為方正之概盡於此矣崔杼弑莊公嬰
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
而為已亡非其私驕誰敢任之嗟乎萬乘之君而身
死國危貽辱後世類皆有昏暴之罪於天下烏有無
過而即於禍者乎然而人臣不忍言君之罪而以身
殉者以為君臣無獄而千古彝常不可一日損也若
嬰所言則是莊公之罪已不容於誅而崔子之廢昏
立明功不在伊尹下矣且晏嬰果其私驕耶即當陷
胸決脰趨而鬪與之偕死焉非其私驕耶則又不必
枕股而哭三踊而出效兒女子態也果其私驕耶則
當莊公通棠姜辱崔子時宜言泣諫為陳洩洽不亦
可乎非其私驕耶則又當潔身高蹈不宜處淫亂之
國而見其篡弑也數者無一處而托以從容號為明
哲豈不誣哉吾觀嬰之事君雖君為社稷死為社稷

俞寧世文集

卷之一

晏

亡嬰亦不能死日亡也夫陳氏仁而好施民皆歸之

公室將卑日即於晉嬰見叔同則咨嗟矣見司馬懿
則太息矣見景公亦嘗談言微中矣然卒不問詞心
拆肝為國家建不拔之基者公欲築室因陳桓子以
請公欲予邑因陳桓子以辭奔走於權門趨承於要
勢假令桓乞相繼為亂而嬰躬值其際則又以從崔
氏者從陳氏矣嗚呼可不愧耶可不愧耶景公立將
盟嬰曰嬰所不惟忠於君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
夫桓已弑君矣尚何忠於君乎忠云者以定策之功
歸杼也以定策之功歸杼此杼所以不殺嬰也樂高
陳鮑戰於虎門召晏嬰無所往公召之乃入嬰蓋屢
用其術以求免於禍而當時莫察其奸萬世莫議其
罪惑已故觀其狐裘解濯之風即公孫弘之飾儉論
其尼谿沮用之說即王欽若之蔽賢謙恭退避僅如
胡廣之中庸憫俗傷時亦若何會之先見至於反顏
事仇而面前行雖馬道之歷用四朝無以異也故曰
晏嬰者鄉愿之尤者也

俞寧世文集

卷之一

晏

燕太子丹論

禦秦之策未有若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之計之得者也。秦滅韓益強六國益弱。燕之亡可旦夕俟也。夫坐而待亡。孰與伐之。雖然。鞠武之謀不可用也。彼將東連齊楚。西結三晉。將以報秦。丹自度其才能如孟嘗。君乎以孟嘗之才。舉韓魏之師。責殺楚懷王之罪。而師出無功。則丹可知也。丹能如春申君乎。以春申之才。合五國攻秦。秦兵一出而五國遁逃。則丹可知也。又能如信陵君乎。以信陵之才。諸侯共服。抑秦兵走蒙驁。而終不能困秦。則丹可知也。情疎則難親。力分則易散。合從之無益也。明矣。彼又將比乞兵于單于。夫單于能滅秦。卽能滅燕。前拒虎後進狼。此不晉所以代唐而宋所以滅遼滅金也。與國旣不可親。外援又不可恃。計惟有刺其君。擾其國。使君臣猜嫌。上下離間。而後我可以中盟約。修戰守。故雖以子房之智謀。而猶踵其策。彼豈爲一人哉。一人死六國可振也。故曰。禦秦之策未有若刺秦王者也。始皇未立六國不亡。始皇方死六國仍建。能難六國者莫如始

俞寧世文集

卷之

三

俞寧世文集

卷之

三

皇卽令更立新君。亦未必若是其甚也。此丹之謀所由起哉。所可惜者。丹有禦秦之志。禦秦之才。而失其時。秦自遷太后以來。慮患日深。立法日嚴。群臣衛之者。日謹。茅勃比楚子之師。而紀綱同。晉侯之僕。蓋未嘗一日忘備也。軻欲以匹夫劫而制其命。不亦難乎。必欲刺之。則秦王卽位九年以前。乃其時也。當是時。太后宣淫。內無心膂之佐。文信侯端恣。外無捍侮之臣。秦王方幼。刺之一武士力耳。刺秦王。奸人思遂其欲。必貪立少主。王少國疑。隣國乃可以逞。何當時計不出此也。陳涉首難。半年而死。項梁興楚。兵敗定陶。章邯爲將。不下王剪。蒙恬而身爲禽。者國有變也。不韋庸劣。甚於李斯。嫪毐奸。同擬於趙高。而始皇先二世而弑。將見大將畏罪。諸嗣爭立。群臣疑貳。百姓惶惑。君亡無嫡。其國可破。豪傑亡。秦豈待鴻門之役乎。嗚呼。庶長之亂。秦國幾危。六國釋而不討。使孝公得發憤修政。失天下之機一矣。穰侯專政。越國鄙遠。母后臨朝。六國不併力圖之。使范雎得進。逮交近攻之說。失天下之機二矣。朱太后之世。外內亂。鳥獸行。宗

社將傾而太子丹之計行之不早使秦得誅亂賊用謀臣肆其兼併失天下之機三矣國中有奇變而境外無強讎秦之得天下者幸也

范增論

蘇子論范增謂羽殺卿子冠軍弑帝之兆也其弑帝疑增之本也增不早去無見幾之明又曰增不去項羽不亡是不然夫增非若田儋世族雷侯忠貞以滅秦立六國爲志者也彼以項梁初起難以成功故援義帝以收民望豈識君臣之義耶項氏世世楚將與增親立義帝與復楚國一旦宋義以豎儒統其軍非特羽怒增亦怒也羽不殺義增必勸殺之故凡義之殺增殺之也增曷爲去哉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增曰奪項王天下者沛公也夫六國並立而義帝爲盟主天下豈項籍有乎以天下歸項王增之心無義帝矣沛公奉帝約入關籍豈得專殺其勸殺沛公卽弑帝之兆也故凡帝之弑增弑之也項王入關大掠秦民失望去關中而都彭城使漢得還定三秦羽之勢去矣弑義帝資天下以口實羽之名不正矣韓信陳平在行伍之中而勿能用殺韓王成使張良絕意歸漢分土不均致諸侯四面譙起羽之敵多矣當此之時增日在側何無一言增知沛公爲遺患而不知

天下欲亡楚者。不獨一沛公也。且使羽從增。殺沛公。則天下必亂。秦民叛於內。霸王之軍攻於外。山東諸侯奉義帝。責之我。見今日殺沛公。而明日羽從而亡耳。而謂增可用乎。故凡羽之亡增亡之也。義帝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及沛公入關。增即謀背約。增說梁立義帝。及天下定。即從羽弑帝。增之反覆。可見於此矣。且向之立帝者。增也。今之從弑帝者。即增則安知今之事。羽者。非即後之謀羽者乎。故凡增之計愈狡。術愈工。而羽之疑愈起矣。羽分王諸將。增獨無分。

俞寧世文集

卷之一

范三

增本無去志也。羽之疑增。在增之反覆。而不在義帝。羽之亡。在不能正名。義據形勝。禮豪傑。安民心。而不
 在增之去。留此增之定論也。

俞寧世文集

卷之一

范三

樊噲論

舞陽侯樊噲。漢賢將也。蘇洵謂其黨呂氏。故帝欲誅之以杜諸呂之禍。可謂不知噲者矣。古大度之主。推心置腹。以來天下士。則仇敵可親。若其不然。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又可盡誅乎。蘇廔而禹興。管蔡誅而周公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假令諸呂爲變。產祿伏誅。三族夷滅。若噲者。尙不在三族中也。況以莫須有之事。誅天下之功臣也哉。昔朱虛侯章嘗娶呂祿女矣。后使宿衛。諸呂犯法。追而斬之。呂氏之敗。皆章之力。俞軍世文集 卷之一 樊

也。若夫漢臣之賢者。莫如張良。然而弄惠崩。其子辟疆。請以產祿典兵。呂氏之權由此起。故苟有奸宄之志。則忠臣之後。可以爲亂。張辟疆是也。苟有節義之心。則亂臣之黨。亦可以盡忠。朱虛侯是也。不諒其心。不察其志。慨而疑之。亦過矣。若曰。椎埋屠狗之人。志未可測。夫樊噲固未可以屠狗目之也。方沛公入關。貪秦子女宮室。噲極諫。乃還軍霸上。秦民大喜。夫椎埋屠狗之人。固如是乎。項王享沛公將殺之。噲入與同命。沛公得脫。可不謂社稷之臣耶。沛公枕宦者臥。

噲排闥直入。泣諫。帝乃起。夫椎埋屠狗者。能之耶。當秦之時。豪傑不得志之秋也。博徒之中。有烈士焉。賣漿之家。有俠客焉。亡命之徒。可爲大將。敗軍之士。可建奇功。要以詘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己。則貧約所爲。何足論乎。必若洵言。則是驕政不死。嚴仲而朱亥不助。信陵也。且洵所言高帝。其計不已繆哉。彼以呂后爲大臣所畏服。故留之以制其邪心。而又恐呂氏之爲變也。故削其黨。以孤其勢。是不然矣。天下方定。以高祖之才。謀臣猛將之衆。然韓信等相繼爲亂。方是時。后固在也。而不能制也。乃謂萬歲之後。一呂后遂足以制天下乎。帝死而天下不動者。雄藩大侯。誅夷殆盡。而廷臣皆畏法自愛。故不敢爲變也。非呂后力也。且既以呂后制當時之大臣。則必重其權。多其助。然後可以有爲。而顧先削其黨。使區區一老婦。立於朝廷之上。佐之以數庸才。而謂天下莫敢與抗。此又不通之論也。吾觀高帝晚年。其誅殺亦太甚矣。淮陰誅夷。蕭何囚繫。年愈高。則心愈忍。帝之殺人。奚必有爲乎。帝欲立趙王。而勢不能。則無所肆其毒。殺一噲。